浊世清辉：《红楼梦》镜像人物美学意蕴探赜
——以贾宝玉及其镜像人物为例

励晨霞

浙江省象山中学，中国·浙江　宁波　315700

【摘　要】《红楼梦》中的人物往往具有相互映照的镜像关系，镜像人物丰富了作品的人物群像，也从更深刻的心理层面丰满了主要人物的形象，以文学的手法、哲学的表达展现出人的复杂性和多面性，蕴含着丰富的生命资源。本文以宝玉及其镜像人物为例，谈谈生命美学视域下《红楼梦》镜像人物的赏读价值和赏读方法。

【关键词】《红楼梦》；镜像人物；生命美学；生命意识

《红楼梦》以宏阔的叙事描摹众生百态，深蕴生命哲思。在整本书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借助串联镜像人物的方式，打破单篇章回或者单一人物赏读的局限，让学生对“红楼”情节有更全面的把握，对“红楼”人物有更深刻的理解，并且能够用生命的眼光去分析作品内容，感受人物对自我生命价值的追求。基于此，本文以贾宝玉及其四个镜像人物为研究对象，探究生命美学视域下《红楼梦》镜像人物的赏读价值与方法。

1　镜像人物的生命美学意蕴

镜像人物丰富了作品的人物群像，尤其是《红楼梦》这样一部巨著，让我们在其中看到了动人的众生世相。

1.1真挚情感：生命联结的根基

生命情感滋养着心灵的广袤世界，丰富而真挚的情感表达不断提升个体的感知力，从而激发更鲜活的生命力量。秦钟是至情之人，历来学者有此评价，如清代学者涂瀛在《红楼梦论赞》中指出：“秦钟者，情种也。”秦钟之用情，既包括与智能儿冲破世俗桎梏的爱情，及至弥留之际还“惦记着智能儿尚无下落”；也包括“老父气死，悔痛无及，又添了许多病症”的孝情；当然，还有和宝玉惺惺相惜的友情，临终之际告诫之语用词恳切。爱情、孝情、友情，都能让人品味到普通人生的丰满层次。秦钟之死，令宝玉“日日感悼，思念不已”，成为永远的隐痛。又比如柳湘莲，虽然有“冷面郎君”之称，萍踪浪迹，看似无情，但却心细如发，时时惦记着秦钟的坟茔，担心夏天雨水勤，恐怕他坟上站不住，可谓面冷心热。这一份牵念，既勾出了宝玉的隐痛，也让读者恻隐。

1.2生命意识：自我与他者的辩证

生命意识一方面体现为对自我生命价值的反思，对自我信仰的坚守。柳湘莲和薛蟠的相交是戏剧性的。面对薛蟠挑衅人格尊严的调戏，他彻彻底底摆出“冷郎君”的态度，将其诱骗至苇子塘结结实实痛打了一顿，并因此避走他乡。但在第六十六回中，柳湘莲与薛蟠他乡再相遇，却能放得下过节，从强盗手中救下弱势的薛蟠，与薛蟠化干戈为玉帛。看似不合常情，但这也正是柳湘莲的至性之处：可为与不可为之间，只遵从内心对“义”的信仰。另一方面，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构建上，生命意识则体现为对他者的体谅与尊重。北静王可谓是至润之人，小说描写到北静王的笔墨都用力极淡，没有渲染的人物描写，没有夸张的戏剧冲突，但难掩其明快畅练、从容洒脱的风采。比如第十四回“贾宝玉路谒北静王”一节写北静王出场，作为四王八公中身份最为尊贵的皇亲贵胄，在秦可卿出殡时不仅设了路祭棚，而且亲自前往路祭，“欠身含笑答礼，仍以世交称呼接待，并不妄自尊大”，一出场便显示出平等谦逊、润泽如玉的君子之风，尤其是在尊卑分明的封建时代更是难能可贵。

1.3生命态度：困境中的价值选择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如宝玉出身“诗礼簪缨之族，钟鸣鼎食之家”之幸，薄祚寒门又何为，人生困境如何超越，人生态度的选择是一项重要的议题。四人之中，以蒋玉菡身份最为低微，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寒门戏子。但是面对先天的人生困局，他又是至韧至通之人。他既不曾抱怨命运的不公，从而自怨自艾，自甘堕落，而是以优伶的身份辗转奔波于人生的风雨中，直至结交忠顺王、北静王、贾宝玉等一干豪门贵胄；又自觉摆脱命运的囚笼，清醒理智，

不为灯红酒绿所迷惑而献媚承宠，逐渐寻回平淡的人生真味。宝玉与他初次见面就互换汗巾，相交日深更是冒着巨大风险助他逃离忠顺王府的控制，即便为此挨打也毫不后悔：“就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可见他身上闪耀的生命光辉是何其珍贵。

宝玉与四位友人的相识，始于对其外在风姿的倾慕，而深交则源于对生命内质的共鸣。所谓“同声相应”，至情至韧、至性至润，展示着独具性灵的生命至美，也彰显着宝玉对于浊清的认识，不止于男女的性别之限，更是一种激浊扬清的审美取向，对个体生命自由的强烈追求。

2 《红楼梦》镜像人物对“我”的心灵照鉴

镜像人物往往是以主角自身为镜，设置一个和他相类似又有所区别的人物来丰满其人物塑造。

2.1秦钟：本我形象的投射

秦钟，代表着宝玉的本我形象。与宝玉和贾政的父子关系不同的是，秦父老来得子，因此在对秦钟的教育上多有溺爱，愿意为了秦钟入读贾家私塾东拼西凑封上二十四两银子的贽见礼。这样的一种父子关系或许是宝玉可望而不可即的。而宝玉与秦钟的交往，也极尽溺爱之意。从人物辈分上论，宝玉是秦钟的叔辈。宝玉既是秦钟的长辈，也是秦钟的朋友。在与秦钟的交往过程中，宝玉显示出了一位长辈对子侄的过分包容，不仅“同来同往，同起同坐”，又特向秦钟悄说道：“咱们俩个人一样的年纪，况又是同窗，以后不必论叔侄，只论弟兄朋友就是了。”甚至“做小服低，赔身下气，性情体贴，话语绵缠”，更是在秦钟受到金荣欺负时，不依“只得与秦钟作了揖”，“偏定要磕头”才能了事。他是秦钟的保护伞，也给了出身贫寒的秦钟一份新的底气，使他能够仗着宝玉所给的势力狐假虎威。这种肆无忌惮的倚仗是宝玉所渴慕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宝玉与秦钟过从甚密的关系呼应了宝玉的本我对父权关怀的渴望。

与宝玉的爱情追求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秦钟和智能儿的大胆交往。这一段大胆的描写，甚至是今天我们作为现代人都无法理解的。与这二人相比，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就显得过于平和软弱了。试想宝玉如果有这样的一番冲动和胆气追求自己的理想婚姻，或许会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当然，这是我们作为现代人的姑妄言之。秦钟冲破种种桎梏，大胆逐爱的惊世之举中所饱含的深情和抗争，是宝玉本我的投射。

2.2柳湘莲和蒋玉菡：自我的一体两面

柳湘莲和蒋玉菡则是宝玉自我的一体两面，展现了宝玉的双重自我。柳湘莲和蒋玉菡的名字本身就存在着非常有意思的羁绊。两个人的名字中都有莲，与浊相对，都是纯净高洁的象征。但是矛盾的是，二人的身份都是戏子，以世俗的眼光相待，二人都是深处下流之辈，生命之厚度无关于地位之高下，曹公之通透由此可见。何谓玉菡，如宝玉般无瑕，有冰清玉洁的意思。他的名字谐音“将玉含”，本身就暗示着他和宝玉的特殊关联。何谓湘莲，明、清之际，“湘莲纯属贡品，庶民不得食用”，曹公择名湘莲，应是对柳湘莲这一人物寄予了别样的情怀。

柳湘莲和蒋玉菡的结局，也恰恰昭示了宝玉的两种人生路途。《红楼梦》的判词“堪羡优伶有福，谁知公子无缘”点出了蒋玉菡的结局。蒋玉菡是《红楼梦》中少数拥有相对完美结局的人物之一。袭为钗副，蒋玉菡和袭人的结局，暗示了宝玉和宝钗在平行时空里的另外一种结局。柳湘莲斩尽万根烦恼丝，自在出家则为宝玉挣脱世俗束缚提供了一种效仿的路径。柳湘莲和蒋玉菡与宝玉的自我重合点在于：柳湘莲的不事功名、去名攘利是宝玉颇为欣赏、灵魂相契的；另一方面，宝玉又自觉安享于贾府的富贵荣华，与蒋玉菡身处下僚，但不懈追求安稳现世的“有福”是一致的。这构成了宝玉自我的一体两面，也是宝玉矛盾的爱情悲剧的根源。

2.3北静王水溶：超我形象的象征

相较于这三个人物，北静王水溶是完美人格的融合，代表着宝玉的超我形象。明明高爵显位，曹公却偏予他一个“静”字，一个“溶”字。水溶于万物而不显，化生万物而静善。他既有左右逢迎、上下通达的手段，又有隐逸无暇、高士阔谈的风华，既满足了宝玉对于自由人生的精神追求，又暗合了世俗、家族、父权对他的期许。所以小说中写道，宝玉总是借北静王相邀的名义偷出去放浪形骸，而贾府对此深信不疑而倍觉放心。北静王提供了一种完美的人格范式，也成为了拯救贾府的关键人物。

3 在《红楼梦》镜像人物赏读中渗透生命美学的策略

《红楼梦》中的镜像人物不仅具有文学功能，也具有丰富的美育价值。尼采发现，“现代人在精神上极为贫困：因为懦弱，他们未老先衰，情愿无价值地苟活，也不愿高

贵地死去；因为凡庸，他们只贪图安逸，对一切都顺从，享受最低级的幸福；因为厌世，他们否定人生，不再感受生命的升腾，而是陷入痛苦的深渊无法自拔。”[1]体现在我们的教育中，教育有时候也沦为一种教导平庸、闭合发声的桎梏。生命美学视域下，教师要丰富教学手段，引导学生走进镜像人物的生命世界，感受作品独特的生命意识和情感，构筑个人的精神世界，找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3.1明确教学边界，激发阅读兴趣

当前，千人一面、千篇一律的工具化评价标准正在扼杀越来越多的青春少年对自我的认同。个体有长短，是客观现实；个性有差异，是创造之源。我们有必要通过更富有人文情怀的方式，引导学生逐步建立自美其美、美人之美的思想认知，从而构建美美与共的教育生态。镜像人物丰富了作品的人物群像，尤其是《红楼梦》这样一部巨著，让我们在其中看到了动人的众生世相。比如晴雯和小红同为黛玉的镜像人物，都曾在宝玉的身边当丫鬟，同样心高气傲，一个孤高率直，追求自由，从不曲意逢迎，一个聪明干练，善于钻营，大胆追求幸福，皆是真实而又独特的生命存在。因此，既不能将《红楼梦》作为一部德育教材，过分臧否人物行为，如将宝玉视为家庭教育的失败产物；也不能将《红楼梦》视为社会学教材，过分关注宝玉的命运轨迹和时代环境的关系，而消解了学生本就对大部头古典小说望而生畏的阅读兴趣；更不能打着文学的幌子，在高考指挥棒的教鞭之下泛泛归纳人物形象，让学生读读背背讲义资料，固化对人物的理解。如果在教学中，教师能够关注学生真实的生命体验，就能进一步拉近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古典文本在情感上的距离，从而引导学生产生更多的阅读共鸣和阅读兴趣。

3.2创设教学情境，唤醒生命意识

“潘知常曾敏锐地指出中国当代美学在研究内容上存在的失误，那就是‘以对象世界为核心’，‘忽略了内在生命活动，忽略了体验，忽略了有限与无限的关系，忽略了作为生命意义的秘密’”。[2]因此，基于生命美学的语文教育要更加关注学生学情，引导学生于文学阅读之中遍历人生、思考人生，和现实对话，将对人物及命运的理性思考转化为自我的人生观。比如笔者关注到，寒假返校之后，春节档喜剧电影《交换人生》引发了班上学生对于交换人生、换种活法的讨论。那么，怎样的人生才称得上是有价值的呢？

宝玉和秦钟，一个享尽荣华，却想获得一张“寒门薄宦之家”的体验卡；一个限于贫窭，自然对“金冠绣服，骄婢侈童”心生向往。《红楼梦》第二回借贾雨村之口曾指出，宝玉和秦钟等人是“易地则同之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也就是说，心性相同之人，无论在何种境遇之下，都会搏出自己的一番天地。这里面就有很多值得和学生探讨的问题：交换人生是否意味着能彻底解决人生问题？人生的境遇改变，会给命运带来多大的改变？真正影响命运走向的要素到底是什么？在对宝玉和镜像人物的人物行为、人物特点和人物结局的果因推理中，能够让学生对个性的生命特质、不同的人生路径获得具体的感受，获得对现实人生的一点启发。

3.3丰富价值标准，构建生命内涵

蒋勋先生认为《红楼梦》展现的是动人的青春王国，可作为青少年成长的镜鉴。笔者在一次考试中发现，面对一道关于袭人人物形象和相关情节的分析题，学生的得分率非常低。这反应出学生在整本书阅读的过程中，片面关注核心人物，而忽略了次要人物的重要作用。坦率地讲，学生对核心人物的关注，其实也正应证了教育的功利化导向。一者，核心人物是考试的核心命题，自然是学生的关注落点。二者，核心人物是人生的追逐范式，没有人心甘情愿做配角。尤其是现在甚嚣尘上的“躺平者”，未尝不是对边缘人物，或坐在路边的鼓掌者，或社会绝大多数的中流者生命价值的无情攻击。高中生的价值判断能力和价值观尚未成熟，教师在引领赏读时应给予正确且丰富的价值引导，为学生的生命注入新的活力，拓宽文学解读边界，推进生命美学理念在高中语文课堂的有效实施。

参考文献：

[1]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M].钱春绮，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2]熊芳芳.论“生命美学”与“生命语文”美育实践[J].美与时代(下),2018(6):11-18.